



# 洋人撬动的中国

吴焘冰 著

洋人改变近代的中国历史，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 
著名作家、学者 汪兆骞 杨早 倾情推荐、作序

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，一部见证之书。

——汪兆骞

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，无论心存善心还是恶意，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，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、社会与文化，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。

——杨早

 中国图画出版社  
CHINA PICTORIAL PRESS

# 洋人撬动的中国

吴焘冰 著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洋人撬动的中国 / 吴焘冰著. —北京 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146-1406-0

I. ①洋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洋务运动—史料  
IV. ①K256.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9896号

洋人撬动的中国

吴焘冰 著

出版人：于九涛

责任编辑：赵菁

责任印制：焦洋

出版发行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：100048)

开本：16开(710mm×1000mm)

印张：19.25

字数：265千字

版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刷：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定价：48.00元

总编室兼传真：010-88417359 版权部：010-88417359

发行部：010-68469781 010-68414683(传真)

## 中国何时撬动世界？

杨早

与吴焘冰先生素未谋面，只是看了《洋人撬动的中国》的书稿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所以愿意写几句话。

这部书洋洋廿万言，从鸦片战争写到辛亥革命，中间有无数有趣的细节，围绕着书名提出问题：洋人如何撬动东方的老大帝国。

洋人撬动中国的过程，与中国认识西方的进程，其实是同步的。从最初的坚船利炮，到洋务运动的工业革新，到人才输入与派出，再到各项制度乃至国体的变革……老大帝国不情不愿、半推半就地变成了“世界”的一员。洋人撬动中国，撬动的就是古老中国自己的规则。而中国近代史，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动、摇晃又尽力保持平衡或寻求新的平衡的历史。

撬动中国，首先要撬动的是中国政府，而政府中有改革派，也有保守派。前者如郭嵩焘、李鸿章，可以说是“洋人撬动中国”的支点与抓手，后者如奕譞、倭仁，则是阻力与障碍。

撬动中国的洋人，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代表洋人国家利益的政府与商人，一类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洋人（其实还有一类——传教士，不过书中主要关

注政商领域，文化教育方面涉及不多)。这两类洋人，在撬动中国的过程中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

在近代洋人与中国政府的屡次交涉中，基本规律是：如果由通晓夷情或愿意通晓的人来主持，谈判就不至于吃大亏，因为中国的市场庞大，西洋列国皆欲得之而甘心，以利诱之，以利乱之，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。然而一旦中国政府以保住面子为最要，而西洋列国又联合起来，离中国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就不远了。

近代中国“被撬动”的首要问题，是如何平衡政治效率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。有许多时候，按洋人的法子办，中国吃的亏反而小。但是按洋人的法子，中国政府的尊严何在？书中没有写到的1912年，就有这么一件事：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想向四国外交团借款，用于遣散内战军队。四国外交团提出两个条件：一是要求每月开出预算，经外国顾问官核准，方可开支；第二，中国政府不是说借款主要用于遣散军队吗？那不管在南京还是在武昌遣散军队，一定要有外国武官在场监督，“每一兵缴械之后，即发支票一纸，自往银行收款”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“监督条款”。

其实当时就有人指出，如果是经济团体之间的纯经济行为，这些条件不一定无理。它建立在四国银行团对于中国政府财政监管能力的极度不信任之上。但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，因为关系到国家财政主权，那么，去找不附加这些条款的国家借钱，但联合起来的外交团又不允许。事实上，没有监管的中国近代政府，借款用于贪污挥霍的事例不在少数。

要维护主权，又要改良技术与制度，“雇用洋员”就变成“师夷长技”的必由之路。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，是在华任职洋人的本国利益与

其职业操守之间的矛盾。任用洋人经管中国海关、税务，本是不得已之举，这帮洋人办事又确实更有效率。怎么看待这一点，也是很挠头的事。中国有句古话叫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虽然有金日磾、折家军这种忠诚的反例，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，一旦本国利益与职业操守相冲突，这些洋人很难说会站在哪一边。在华任职的洋人里，有李泰国这样的飞扬跋扈者，也有赫德这样的兢兢业业者。而像薛福成，名列“曾门四子”，也是有名的洋务派，其对赫德始终饱含戒心。赫德在任总税务司的数十年中，为中国出谋划策不可谓不尽力，但也同样有他的私心。这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，相反，到现在这仍是一个不断在现实中浮现的困境。

近代，洋人的确撬动了中国。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，无论存有善心还是恶意，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，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、社会与文化，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。我们老家有句话叫“船上人不使力，岸上人累断腰”。

有来有去，当洋人不再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，不再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与推动者，中国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，或许是：洋人撬动了中国，那么中国何时撬动世界？

我一直说，我心目中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872年开始的，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。一件是《申报》的创办。《申报》虽然是洋人创立，但中文大众日报的出现，让信息的传播远非从前可比，标志着公众知情权质的变化。另一件是留美幼童开始派出，开启了中国绵延百余年的留学大潮。

留学潮的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过分，但正如洋人到中国任职，也会习得中国官场的各种弊端，留学归国，并不保证能出污泥而不染。两大文明“结婚”，并不见得就“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，以亢我宗”（梁

启超，1902)。与更晚起步的日本相比，中国架子大，包袱重，难于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，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条定律：

先行者制定规则，后来者只有比先行者更好地运用规则，才有可能打破规则。

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。中国从不得不融入“世界”的那天起，就注定只能是一个追赶者。在没有全面赶超西方之前，中国很难有资格制定规则，即使制定了也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可。

所以一百年来，一百年后，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改变自己，让自己融入规则，善用规则，才能指望有朝一日确立自己的规则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鸦片惹的祸 ————— 1

- 西方商人海上初来乍到 / 3
- 葡萄牙人最早向中国走私鸦片 / 8
- 英国人后来居上 / 12
- 道光皇帝说“大快人心” / 16
- 对付英国人，琦善有两下子 / 20
- 谈判大臣“无知无畏” / 29
- 一家欢乐一家愁 / 31

## 第二章 倒霉的上海道台 ————— 37

- 英国人开始没看上香港 / 39
- 英国人在租界里设海关 / 42
- 与众不同的吴健彰 / 44
- 因“洋祸”得福 / 46
- 上海流行广东话 / 50
- 两个广东人的恩怨 / 53



才出虎口又掉入狼穴 / 56

被推上风口浪尖 / 62

### 第三章 洋人“到”大清国做官 ————— 69

广州人痛恨英国人 / 71

英国人忍不住了 / 75

两广总督成了俘虏 / 79

李泰国跑官要官 / 83

洋人要权 / 86

大清国唯一没有贪污的部门 / 90

### 第四章 外交、外交，还是外交 ————— 95

清政府没有外交，只有“剿夷”与“抚夷” / 97

中国有了“外交部” / 103

美国人任团长的中国使团 / 109

各国公使终于见了同治皇帝一面 / 118

中国人在外国“起义”了 / 125

和李鸿章一起战斗（一） / 132

和李鸿章一起战斗（二） / 137

和李鸿章一起战斗（三） / 143

帮总理衙门摆平法、德、俄 / 147

美国的政策，在华英国人的主意 / 152

和李鸿章一起战斗（四） / 158

“东南互保”保住了大清国的大好河山 / 167

## 第五章 洋人的中国海军梦 ————— 175

洋人中国海军梦的缘起 / 177

在英国采购军舰并不顺利 / 181

总理衙门“雄起”了 / 186

海军梦实现了又破灭了 / 192

## 第六章 洋人与“洋务运动” ————— 203

上海“洋”起来了 / 205

1865年的“改革”和“开放” / 209

中国最早的西式学堂 / 212

中国菜从此名扬天下 / 217

李鸿章请旨嘉奖 / 222

中国也有了气象站 / 225

“大龙邮票”一印出来就珍贵 / 228

能让马拉火车已是进步 / 233

“洋务”随老李而去 / 240

## 第七章 洋人与辛亥革命 ————— 247

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之后 / 249

蔡锷将军先硬后软 / 252

中国的钱被洋人掌管了 / 256

孙中山也无可奈何 / 259

**第八章 几个重要的外国人** ————— **263**

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首脑——李泰国 / 265

当了半个世纪中国海关首脑的赫德 / 273

北洋政府的太上皇——安格联 / 285

从功臣到罪人——德璀琳 / 291

第一章

鴉片惹的禍





## 西方商人海上初来乍到

1511年，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后，开始和中国商人做生意。那时，中国商人运到马六甲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、丝绸、瓷器、麝香、大黄、珍珠和锡器等，换回香料、胡椒、肉豆蔻、丁香、生姜、香、桉楠香和金丝线等物品。这种接触，使葡萄牙人成为最早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欧洲人。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，一些居心不良的葡萄牙人打起了歪主意，他们尾随中国商船，悄悄来到中国沿海，干起令人痛恨的海盗勾当。这些海盗赚不义之财不打紧，却严重影响了他们“葡国”的大事儿。

1517年9月，葡萄牙特使梅·皮雷斯衔命抵达广州，想和中国建立官方关系，扩大贸易。结果由于那几个葡萄牙海盗干了杀人越货的勾当，给中国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，恨“乌”及屋，官府对梅·皮雷斯也很反感。另外，马来亚苏丹（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）也说了他们不少坏话（马来亚当时是大清中国的附属国，大清国的皇帝自然更相信他们），所以皮雷斯使团被召到北京后，又被打发回广州，作为政治犯，老皮最后死在广州。

后来，一些葡萄牙人跑到泉州、宁波赖着不走，官府也不客气，派兵驱逐，这些葡萄牙人不是省油的灯，竟理直气壮地干起海盗营生。为了自卫，他们也打击其他海盗。由于他们有了打海盗的功劳，广东官府允许

他们在澳门暂住（此是后话）。

1564年，西班牙国王派米格尔·洛佩德·勒加兹皮率领舰队，侵占吕宋岛，并将吕宋岛改名为菲律宾群岛。一支由72艘船组成的中国海盗舰队去袭击他们，结果被打得大败——海盗舰队的船只被焚烧，海盗头子成了俘虏。海盗头子为了活命，同意带两名修道士去见福建政府的领导。其中，一位叫马丁·德·拉达的修道士，竟然能说中国话。两名修道士受到福建领导的热情接待，因为没有带国书，没让他们去北京见皇帝。尽管如此，这两名修道士却开创了西班牙与中国官方接触的先例。

16世纪中叶，成百上千的福建人到菲律宾、爪哇、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淘金，引起西班牙人的警惕，他们采取征收人头税、流放、强迫信基督教等手段，实行高压统治，但中国人的数量还是不断增多。他们担心这样下去，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，就惨无人道地屠杀了两万多名中国人。因为同样的原因，30年后，西班牙人又搞了一场大屠杀，惨遭杀害的中国人更多。

紧随西班牙人来的是荷兰人。1622年6月24日，荷兰人科·雷依耶斯佐恩率领一支由十六七艘船组成的舰队攻打澳门，葡萄牙人奋起反击，大败荷兰人。败下阵来的荷兰人狼狈地逃窜到澎湖列岛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驻扎下来，当起了海盗，拦截过往的中国船只。发了不义之财后，这些荷兰人脑子发热，以为中国人拿他们没办法，竟然去攻击福建沿海港口。当时的明政府忍无可忍，派出一支武装船队去收拾他们，他们见势不妙，逃往台湾。37年后，也就是1662年，郑成功才把他们从台湾赶走。

接踵而来的是英国人。1601年，英国派兰开斯托率领一支由5艘船组成的舰队，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，建立贸易基地。刚开始，英国人还能相安无事；后来英国人越来越多，荷兰人就不高兴了，他们又将屠刀对准英国人，幸存下来的英国商人把目光转向中国。1637年6月，韦德尔率船队到达澳门，先入为主的葡萄牙人很不欢迎他们，韦德尔只好壮着胆子，带船队驶向沙角，准备和广州官府接触。广州的官府很不给面子，令炮台上的士兵向船队开炮。韦德尔也很生气，下令摧毁炮台，然后致信广州官

府说：我们仅仅要求通商，没别的想法，你们用不着担心害怕。他们又赠送了一批贵重礼品，广州官府这才高抬贵手，允许他们做一阵子生意。可是英国人的生意做得很不顺，还发生货物被查封、扣押的事儿。葡萄牙人假惺惺地来调解（如果英国人能顺利地同中国做生意，葡萄牙人就无法垄断同中国的贸易了，所以说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英国人离开的）。最后，中方准许贸易，但韦德尔船长要承认他是因为无知而犯罪，还要答应船队离开后不再来中国。

英国人在广州碰壁后，到福建与郑成功建立了友好关系，向他出售武器，以支持他抗击清军。作为报答，郑成功准许英国人在厦门、台湾建立贸易站。这样，英国人在中国总算有了暂时立足的地方。

法国人也来了。1688年，一位名叫让·乔丹的法国商人派“阿姆菲特赖特”号船到广州和宁波做买卖，赚了一大笔钱。让·乔丹先走运后倒霉——之后又来了两次，赔得一塌糊涂。负债累累的让·乔丹和他的同胞，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再做“中国梦”。

美国人终于来了。1784年2月，一艘名叫“中国皇后”号的美国商船，载着40吨人参，从纽约出发，绕过好望角来到广州。卖了40吨人参后，又买了茶叶等货物回美国卖掉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从此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。

俄国享有陆上边境贸易特权，所以朝廷禁止他们从海上与华通商。

当时洋人来华经商，船上能带的货物有限，而且还要带现钱（主要有西班牙银圆、墨西哥银圆、威尼斯金币、法国克朗）；中国则以银两计价，使用银锭时，需要测量纯度和重量。

1757年，乾隆皇帝下旨，令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，这其实是个马后炮式的命令。早在他下令之前，洋人就集中在广州了，因为他们在厦门和舟山等地做生意时，不能讨价还价，中国商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；但在广州不存在这种情况，所以广州在洋人心目中是贸易的天堂。当时，广州是中国最大、人口最密集、最富有的贸易中心，也是西方船只来华的最近港口，洋人们十分乐意到广州做生意。对朝廷来说，把洋人都赶到广



州去，是因为广州离北京更远，可以断绝洋人见大皇帝的念头。

除俄国外，18世纪和19世纪初，中国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条约关系。尽管如此，清朝政府仍不许俄国人到广州做生意。

那时的广州，没有官方承认的外国政府代表。清朝政府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，万国应该来进贡。他国人可以作为进奉的使者来华，完成任务后，可自行离开，或者经过皇帝的恩准再离开，而且使者不能与中国官员平等往来。其实，老早以前在华就有外国领事，只是大清国从来不承认。1699年，一个英国人拿着国王委派他为总领事的文件来到中国，但大清国并不把他当回事儿，弄得他们在他们的同胞面前很没面子。1776年，法国国王任命一名商人为广州领事，以照顾法国人在广州的商业利益，但大清国对他同样不予理睬。

大清国承不承认是大清国的事儿，但有领事身份总比没有好，所以外国商人对领事身份还是很看重的。1786年，一位英国商人与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公会发生矛盾，大班公会想强迫他离开中国，他拿出普鲁士国王任命他为中国领事的文件，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领事，要对方客气一点儿，大班公会顿时没了脾气。其他商人看了，觉得当领事可以带来好处，所以会千方百计地弄一份某国领事的任命文书，带在身上，以应不时之需。这样，一些商人就“成为”热那亚、波兰、奥地利、丹麦、西西里等国驻广州的领事，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，而不是去处理外交方面的事务。那时，领事不必由本国人担任，比如瑞典领事有时是瑞典人，有时是英国人。

这些“领事们”无论怎样宣称自己代表某个国家、某个政府，清政府就是不承认他们的官方地位，只把他们看作是某一家贸易公司的头儿，与大班地位一样。通常情况下，来广州的外国船上，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大班或商务代办，这些人作为公司的代表，安排所运货物的出售，购买能盈利的货物。一位能干的大班，必须具有商业才干，并且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。

外国人多了，就会生出许多是非，甚至命案。不过洋人之间的纠纷，